

 视点【两则】

为什么今天需要格外重视劳动教育

卢 威

续更迭,网络时代提供了数字化、场景化新途径,但如何确保对遗产信息进行有效叙事?如何建立遗产内涵的科学阐释框架?如何实现遗产历史价值与现实功用的有机结合?众多的问题指向一个最基本和最关键的问题:传统精神符号与造物语言如何进行现代转译和重塑?传统与现代融合转化的评价标准和机制该如何建立?这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新维度的打开,有赖于相关学理性研究的深入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为此,实践上的积极探索势所必然,而文化遗产学的建制化和“元学科”等问题研究也刻不容缓。

第一,传承困境:遗产保真与现代认同。遗产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挥之不去的困扰:那就是文化遗产的保真与现代转型、创新转化之间的矛盾,也即一些学者提出的传统文化保真性问题。严格说来,保存原真性与传播利用是难以调和的一对矛盾:不仅遗产存在的历史情境难以复原,而且传播利用过程还势必进一步损害仅存的历史情境。与此同时,即便保存了原真性,又如何实现与现代社会对接并被普遍认同?原真性关涉文化传承、文化身份与文化安全,现代认同关涉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如何处理这一矛盾考验着当代人的智慧。现代性语境下,速度与更迭成为一种常态,长期历史积淀生成的文化遗产一旦纳入新的传播速率之中,碎片化、浅表化在所难免;传播速率倍增情况下,如何实现遗产保真与现代认同的无缝对接?丽江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兴盛背后的原真性保护令人堪忧,而兴盛是否就表明现代认同也很值得人们慎重思忖。

第二,体验悖论:娱乐消费与深度体认。以文化遗产作为母本进行的文创产品设计生产已成为普遍现象,并被认为是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与途径。源于文化遗产的文创产品的确扩大了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一定程度增强了传统文化现代认同与经济功能;但却

2020年是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强供给年”。3月,《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劳动教育作出顶层设计。7月,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细化了中央要求,着力解决劳动教育是什么、教什么、怎么教等问题。近日,上海推出《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

带来另一个问题,即浅表化、娱乐化地传播接受传统文化,究竟在什么程度和范围内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我们该如何从浅尝辄止的表象化体验向深层精神文化认同转化?在文化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期待所形成的对文化精品期望提升背景下,这种转化衔接显得格外重要。文化传承的目的远不只是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娱乐消费,其终极目标是实现文化精神的传承;文化遗产的大众化消费只是途径,最终要指向民族文化核心理念、美学精髓的传递和发扬。当然这种传承发扬已经具有现代形态和方式(如人工智能在“非遗”数字创新设计中的运用),带给消费者的也必然是深层的文化体验。源于传统的文创产品有助于增强公众的文化自信,但前提是不能局限于符号层面的表现形式,而要内在地传递文化遗产富有生命力的精髓,使人们能触及文化底蕴并获得深度感悟。

第三,机制重塑:符号呈现与换羽新生。打破体验悖论应着眼科学的方法和实践,寻求现代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处理传统之当代生存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进入当代、走向未来的起点和依据,时代性是赋

从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开展劳动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探索劳动教育的“上海经验”。这些重磅文件的相继出台,对于贯彻新时代教育工作根本方针,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就制度层面而言,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在我国教育方针中占

予传统以新生命的现实土壤,聚焦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立足当代生活的文化创新,才能让传统活在当下,让当下延续传统,并创造新传统。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缺乏生命的陈旧事物,传统是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开放过程。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让大量的传统文化符号进入当代生活空间,并被视作传统复兴的征象与标志,这是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有其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只是相对的,会随着时代发展、社会需求的变化而逐渐丧失,新的合理性则应当拜赐于换羽新生式的传承转换。而文化遗产的当代适应性与正义原则也应成为思考重点,以摒弃文创产品的“虚假个性”,发掘遗产真实价值和个性。网络时代文化遗产内在精神的转化与呈现,要以更开阔的人文视野去考量科技高度发展对于人的性质改变并重新理解其新内涵,这不仅是文化创意领域各主体致力的目标,更需要政府部门不断完善传统文化转型重塑的机制;这既是新时代文化高质量发展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因应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时代要求。✿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

(摘自《福建论坛》2020年第6期,原文约14000字)

据重要地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95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将我国的教育方针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但在实践中,劳动教育近年来逐渐成为短板。从微观层面看,青少年不愿劳动、不会劳动、看不起劳动、看不起一线普通劳动者、不珍惜他人劳动成果的情况还比较普遍。如餐饮浪费之所以成为一个长期难以根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劳动观念缺位,一些人对劳动、对劳动果实不尊重。从中观层面看,当下学校最重视的是与考试成绩密切相关、与升学率密切相关、与学校绩效密切相关的智育,而非劳动教育。从宏观层面看,我国职业教育相对不强,其根源与劳动和劳动教育被边缘化、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二流教育”的观念存在某种关联。

劳动教育之所以成为“尴尬的存在”,有复杂的成因。首先是教育理念存在偏差。尽管劳动教育确有德育的成分,但它对劳动观念、劳动素养、劳动能力的培养,德育并不能完全涵盖。其次是劳动教育模式有待改进。劳动教育被简化为观念的灌输和蜻蜓点水般的技巧传授,这种僵化的、仪式化的教育教学,难以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是评价体系不够完善。劳动教育与学生评优、升学、就业等需要脱节,与学校业绩需要脱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沦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当前,无论是从坚持立德树人的角度,还是从改进学校教育的角度,抑或是从完善教育体系的角度,今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重申劳动教育的价值。要在大中小学全面加强劳动教育,探索劳动教育的“上海实践”,必须找准着力点。首先要树牢“五育”并举理念。“劳

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创造世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劳动,也离不开劳动教育。加强劳动教育需要在实践层面将劳动教育重新置于我国教育制度的中心位置,提高到与德、智、体、美教育相并列的高度。其次要优化劳动教育模式。要提高劳动教育的实效,需要创新、优化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路径。一方面,就实施主体而言,劳动教育要实现从过去的单一由学校组织实施,转变为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育人;另一方面,就组织形式而言,要实现劳动教育课程与课外劳动教

彰显文化融合深意

日前,百部网络文学佳作首次入藏国家图书馆,这在22年网络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读者来到国图,可通过门户网站免费阅读。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说,此次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新型文学内容资源入驻国家图书馆,将有助于不断丰富国家图书馆的立体化馆藏资源内容。

此次入藏国图的100部网络文学作品中,既有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庆余年》《琅琊榜》,也有聚焦中国工业发展的《大国重工》《材料帝国》,还有描绘普通人职业生活的《中国铁路人》《大医凌然》《朝阳警事》,以及关注弱势群体的《玉堂留故》等。这些作品展现了当代文学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深刻记录了时代记忆,反映了时代精神,是当之无愧的网文精品。

它们首次入藏国家图书馆,能丰富国图的馆藏资源内容,更好地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网络文学作者普遍年轻化,其读者也普遍是年轻人,有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的网络文学读者规模已突破4亿,从年龄看,30岁以下的网络文学读者超过7成。在数字化、网络化对传

育相结合,“润物细无声”地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与劳动能力。最后要改革教育评价制度。劳动教育能否真正得到重视、能否真正付诸实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要牢牢抓住教育评价制度这个“牛鼻子”,将大中小学加强劳动教育与深化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结合起来、与“破五唯”结合起来,通过不断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进一步突出劳动素养的地位。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教育治理与改革研究中心】
(摘自2020年9月2日《文汇报》)

针未尖

统图书馆形成较大挑战的当下,图书馆要想不被年轻人边缘化,就要以接纳网文佳作入馆典藏等方式,吸引喜爱网文的年轻人。这不仅取悦于年轻人,也是图书馆自身从以纸质书为主体,向纸质与数字资源并重的重大转型。

将网络文学佳作纳入国图馆藏,也有助于长期保存、有效利用优质网络文学作品,推动优秀网络文学作品更好更持久地开阔人们的视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锻造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弘扬社会正能量,促进文艺繁荣发展。

可以说,百部网文佳作入藏国图,是传统阅读文化和当代网络流行文化的深度交融,在网络文学发展史上,的确具有里程碑意义。图书馆是储存人类文明的殿堂,期待有更多这样的文化融合。当然,也期待网络文学在追求题材、内容、风格、观念等创新之时,更加追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消除更多读者与它们的距离感,焕发出更强的文化生命力。✿

(摘自2020年9月4日《中国改革报》)